

漢三大樂歌聲調辨

朱希祖

欲明漢代樂府詩之聲調，必先明漢三大樂歌之聲調，何以故？因三大樂歌，可以代表漢朝樂府詩全體之聲調故（五言樂府詩，似不能代表；然郊祀歌中亦有五言句）。三大樂歌者：即安世房中歌十六章，郊祀歌十九章，饒歌十八章。今將其來歷，說明如下：

一 三大樂歌之來歷

甲、安世房中歌之來歷 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乙、郊祀歌之來歷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文心雕龍樂府篇：“陳思稱李延年關於增損古辭，”十九章之歌，殆亦李延年所增損。日出入章，蓋是李延年所自作）。

丙、饒歌之來歷 宋書樂志載漢鼓吹饒歌十八章。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四漢饒歌屬鼓吹曲，引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字多訛誤。又有務成玄雲黃爵鈞竿亦漢曲也，其辭亡。或云，漢饒歌二十一，無鈞竿，擁離，亦曰翁離。”^五馮惟訥古詩紀云：“古今樂錄，皆聲辭，艷相雜，不可復分。”又云：“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故致然耳。”

一，漢書卷二二，第八葉，金陵局本。

二，漢書卷二二，第八葉。

三，宋書志卷一二，第二八至三一葉，南監本。

四，樂府詩集卷一六，第四葉，湖北局本。

五，古詩紀卷五，第八葉，明萬曆刻本。

郭茂倩^六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笛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橫吹有鼓角，又有胡角。”按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

以上三大樂歌之來歷，既已說明，則其聲調，亦可以概見。簡言之，此三大樂歌，皆非中國舊有之雅樂，乃從別國新入之聲調。此等新入之聲調，又可分爲二種：一爲楚聲，一爲北狄西域之聲，當時名爲新聲（以下凡說新聲皆爲北狄西域之聲）。

二 雅樂與楚聲新聲之不同

上文既述漢三大樂歌非雅樂，而爲楚聲新聲，今將雅樂與楚聲新聲之不同，再爲分別述之。

第一，雅樂與楚聲新聲發生地點之不同。雅樂產生於舊時之中國，即今之黃河流域，試觀詩經三百餘篇，皆當時所謂雅樂，其詩之產生，不出於黃河流域以外。今不必詳爲舉例，即將雅樂之“雅”字，究其本字，亦可以證明雅樂，乃產生於中國，蓋“雅”爲“夏”之假借字。說文^七“雅”訓楚鳥，俗作鴉，若从“雅”之本義講，却成爲鴉之音樂，毋乃可笑！故知“雅”爲“夏”之假借字。說文^八：“夏，中國之人也。”

六、樂府詩集卷二一，第一葉。

七、說文卷四(上)，第五葉，孫星衍續宋本。

八、說文卷五(下)，第七葉。

其篆文爲象形字，从頁，卽首字；从白，卽掬字，卽是兩手；从久，音殺，說文言：“其行久久然，”卽是兩足，蓋“夏”字全象人形，所以表明與蠻夷戎狄之不同。中國之疆界，不但春秋時如此，戰國時亦如此。論語舉諸夏以與夷狄相對。孟子稱楚人爲南蠻馭舌之人。荀子稱：“居夏而夏，居楚而楚，”楚夏對舉，卽可證明雅樂與楚聲發生地點之不同。代表楚聲者，有屈原宋玉等辭賦，與李斯刻石文章。至漢初年之歌詩，殆都屬於楚聲，故史孝山出師頌有云：“朔風變楚”蓋言北方風氣，一變而爲南矣。換言之，卽雅樂變爲楚聲矣。至於新聲，雖爲李延年所造，然出於西域摩訶兜勒曲，卽爲北狄之馬上曲。則此種聲調，卽發生于當時匈奴西域可知也。

第二，雅樂與楚聲新聲句調整散長短之不同。中國古代文章，有一公例，卽愈至南方，其句調愈整齊簡短；若至中原卽上文所謂中國，其句調卽漸長短參差，與南方不相同，然其樂章句調，亦無有長至十數字以上者；再觀北狄與西域新聲，其句調參差不齊，比中原更甚，例如郊祀歌中日出入章，竟有短至一字，長至十七字者。如此觀察，此三方之樂歌句調，殆可以一望而辨別矣。

漢三大樂歌之句調，大體已於來歷中說明，卽房中歌爲楚聲，鏡歌爲新聲，惟郊祀歌無明文說明。今細爲辨別，知郊祀歌十八章爲楚聲，其日出入一章爲新聲。換言之，三大樂歌之前半爲楚聲，後半爲新聲，因三大樂歌發生時代之次序，安世房中歌最先，郊祀歌次之，鏡歌蓋又在其後。

上文既已說明漢三大樂歌之聲調，可代表漢朝樂府詩全

九，荀子卷四，第一六葉，浙局本。

一〇，文選卷四七，第四葉，汲古閣本。

體之聲調，惟五言樂府詩，似不能代表；然觀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中之楚調曲，如白頭吟，梁甫吟，怨詩行等，皆全體爲五言樂府詩，既屬於楚調，則楚聲亦可代表；且更可證明楚聲整齊簡短之一例。

三. 三大樂歌聲調之分類

以上既將三大樂歌之聲調說明，今更將三大樂歌之屬於楚聲者爲一部，屬於新聲者爲一部，詳爲解剖，與其他楚聲新聲之樂歌相印證；最後，再將雅樂之樂章舉例解剖，以證明與楚聲新聲之不同。

甲. 楚聲

1. 安世房中歌十六章之句調

A. 三字句(僅舉一首爲例，以下但列篇名，其文繁不錄)

安其所篇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萋篇，儺震震篇

B. 四字句

大孝備矣篇

大孝備矣。休德昭滯。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旒翠旌。

七始華始篇，我定曆數篇，王侯秉德篇，桂華篇，美芳篇，禮禮卽卽篇，嘉薦芳矣篇，皇皇鴻明篇，浚則師德篇，孔容之常篇，承帝明德篇。

C. 三字七字句

大海蕩蕩水所歸篇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嵬百卉殖。民何貴？
貴有德。

2. 郊祀歌^{一二}十八章之句調

A. 三字句

練時日篇

練時日，俟有望。 膺帝靈。 延四方。 九重開，靈之降。 垂惠恩，鴻
祐休。 靈之車，結玄雲。 駕飛龍，羽旄紛。 靈之下，若風馬。 左倉
龍，右白虎。 靈之來，神哉沛。 先以雨，綬裔裔。 靈之至，慶陰陰。
相放蕩，震滄心。 靈已坐，五音飭。 虞至且，承靈億。 牲蘭栗，粢盛
香。 尊桂酒，資八鄉。 靈安留，吟青黃。 徧觀此，眺瑤堂。 榮華竝，
綽奇麗。 顏如荼，兆逐靡。 被華文，副霧縠。 曳阿錫，佩珠玉。 俠
嘉夜，崑蘭芳。 滄容與，獻嘉觴。

天馬篇， 華燿燿篇， 五神篇， 朝隴首篇， 象載瑜篇，
赤蛟篇。

B. 四字句

帝臨篇

帝臨中理。 四方承宇。 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 清和六合。 制
數以五。 海內安寧。 興文匡武。 后土宮闈。 昭明三光。 穆穆
優游。 嘉服上黃。

青陽篇， 朱明篇， 西颢篇， 玄冥篇， 惟泰元篇， 齊房
篇， 后皇篇。

C. 四字七字句

景星篇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臚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章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典遞代八風註。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醒。徵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井。稷穰復正直往賽。馮麟切和蔬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積穰豐年四時榮。

D. 三字四字七字句

天地篇

天地並祝。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禮祀。緼璫爲紛。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穆馨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符。神奄留。臨須臾。長麗前揆光耀明。寒暑不忒迓皇章。展詩賦律銷玉嘯。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無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

E. 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

天門篇

天門開，猗蕩蕩。穆並聘，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暨平而。鴻長生，豫。大朱塗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輿，珠煖黃。輶比翟回。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亂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權靈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窳翫上天知厥時。泛泛瀛瀛從高岸。殷勤此路，臚所求。供正嘉吉弘以昌。休嘉評隱溢四方。專精厲意，迓九闕。紛云六幕浮

大海。

觀上所列，大都以三字，四字，成章爲多，(三字句，實多三字爲韻，六字爲句。若在兩韻之間，加一“兮”字，即爲楚辭調)其餘或以三字七字句，四字七字句，或以三字四字七字句，以及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句，相間成章，偶亦有之：(三字七字句，其三字句，亦三字爲韻，六字爲句，中加一“兮”字與下七字相等，亦爲楚辭調)惟無論多少字，上句若干字，下句亦必若干字，與之相對，此即楚聲之特色。此種句調，大概出於南方之楚辭，及李斯之刻石文。(李斯亦楚人)今特舉若干例，以爲證，三字句，出於楚辭之山鬼國殤等篇，例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

若將其中之“兮”字節去，卽成三字之句讀，宋書樂志，楚辭鈔，卽將山鬼篇改成三字七字之句調如：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楚辭鈔)

四字句，在楚辭天問篇甚多，因其都爲問之口氣，故不舉爲例，別用李斯刻石文說明。(說明見下文)

五字句，如哀郢篇：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又漁父篇：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若將二句間之“兮”字節去，卽成爲五言句；至於純粹之五言句，如卜居篇：“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六言句，如哀郢篇：浚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絳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若將二句中之“兮”字節去，即成爲六言句；天問篇中有純粹之六言句，如：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七言句，楚辭中最多，如招魂篇有“些”字之句，及大招篇有“只”字之句，若將“些”字及“只”字節去，幾成爲七言長歌行；天問篇中，又多純粹之七言句，如：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愜？載尸集戰何所急？

李斯之刻石文大都爲四言句組成；但其句調，與詩經中四字句調，迥乎不同，刻石文之四字句，近乎駢文，詩經之四字句，近乎散文，如琅邪臺刻石曰：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碣石門刻石曰：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

刻石文中，上下句相對，如此例者甚多，若在詩經之四言詩中，則連排之對句，即罕觀矣！

綜觀以上所舉例，則安世房中歌與郊祀歌十八章，皆係楚聲無疑！

乙·新聲

1. 郊祀歌日出入章之句調

日出入章，章十一句，一字一句，四字四句，五字一句，六字四句，十七字一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警！黃其何不徠下！

一四

2. 饒歌十八章之句調 (饒歌句讀,姑從陳沆詩比興箋,茲舉二章爲例,餘僅言章若干句,句若干字)

戰城南章二十句,三字四句,四字八句,五字四句,七字四句。此章確係饒歌本色,以言戰事也,故舉爲例,其餘不盡言戰事矣。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辨烏可食。爲我謂鳥。且爲客豪。

野死諫不顯。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巢窟賊鬪死。驚馬覆回鳴。梁築室。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真臣,真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朱鸞章七句,三字五句,五字二句。

思悲翁章十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七句,六字一句,七字二句。

艾如張章八句,三字三句,四字三句,七字二句。

上之回章十一句,三字六句,四字一句,五字二句,七字二句。

翁離章六句,三字三句,四字三句。

巫山高章十三句,三字五句,四字七句,七字一句。

上陵章二十二句,三字四句,四字二句,五字十四句,六字一句,七字一句。

將進酒章九句,三字八句,七字一句。

君馬黃章十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句,五字四句,七字二句。

芳樹章十七句,三字二句,四字十四句,五字一句。

有所思章十七句,三字三句,四字三句,五字九句,七字二句。

雉子斑章十四句,三字七句,五字三句,六字一句,七字三句。

聖人出章十六句,三字十一句,四字三句,七字二句。

上邪章九句，二字一句，三字三句，四字二句，五字二句，六字一句。

臨高臺章七句，三字一句，四字一句，五字一句，六字一句，七字三句。

遠如期章十六句，二字一句，三字七句，四字六句，六字二句。
石留聲辭久潛，不可句讀，故舉以爲例：“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楊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觀上所列，大抵皆長短句。其詞句參差不齊，無駢偶習氣。此種句調，大概由李延年新聲所變。新聲爲西域北狄聲調，其調短至一字，長至十餘字，參差錯落，是其特點。李延年新聲二十八解，惜已亡佚！彼之北方有佳人歌，與漢武帝之李夫人歌，亦係新聲，今列於左，以資比較：

李延年歌 —— 漢書外戚傳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漢武帝 李夫人歌 —— 漢書外戚傳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翩翩其來遲！

以上二種歌詞，與饒歌句調相近；李夫人歌尤與日出入章相近。其餘如氣出唱，上留田等歌，（見宋書樂志）多屬此類。饒歌中有聲有辭，原本大字爲辭，小字爲聲，今已混淆，無從分別，所以多有不能句讀者。宋書樂志中有今鼓吹饒歌詞，如上邪曲四解，晚芝曲九解，艾張曲三解，沈約注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正與饒歌中石留等篇相同。今

將艾張曲三解寫列於左，可以窺見一斑：

幾令吾呼曆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銜針相風其左其右。

幾令吾呼擊議破萌執來隨吾咄武子邪烏令烏令臚入海相風及後。

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赫吾嬖立諸布始布。

綜觀以上所舉各例，日出入與鏡歌屬於新聲，是無可疑矣！三大樂歌是楚聲新聲，而非雅樂，確然已明。惟雅樂與楚聲新聲，何以不同？若不舉實例，以資比較，仍不能澈底明瞭。今將詩經中與三大樂歌性質相同之詩，各舉一例，以相比較。

關雎（國風周南）是周代房中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清廟，昊天有成命，我將（周頌）是周代郊祀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饋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諱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六月采芑(小雅)是周代出征之歌，與後世饒歌相似，蓋饒歌大都用於軍中。

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共六章，今舉首二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獯豸孔熾。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子出征。以佐天子。

采芑 序云：“宣王南征也。”共四章，今舉一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歎。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芻魚服。鉤膺篠革。

以上所舉數詩，皆係雅樂，若與漢三大樂歌中楚聲相較，似楚聲近於駢文者多，雅樂近於散文者多。然雅樂雖近於散文，其參差不齊之程度，比之新聲，尙覺整齊。試以安世房中歌與關雎相較，郊祀歌與清廟等詩相較，即可知其不同。若與漢三大樂歌中新聲相較，則雅樂與新聲，多近散文；然其參差不齊之程度，新聲比雅樂更甚。新聲中有短至一字，長至十七字之句調，雅樂中無此例也。（雅樂中亦有短至一字者，然無有長至十七字者，）雅樂與楚聲新聲之不同，大略如此。

四. 漢魏復古運動(恢復雅樂)之失敗

漢代樂府，大概武帝以前多楚聲，武帝以後多新聲；惟雅樂則無人顧問。但至西漢末年，與東漢末年，却有兩次復古運

動，頗思恢復雅樂。然終歸於失敗：第一次在漢哀帝時。漢書禮樂志云：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哀帝即位，下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第二次在漢獻帝時。宋書樂志^{一六}云：

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襲，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鑿悉總領之。遺考經籍，近來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鑿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鑿好古存正焉。^{一七}又曰：“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二曰騶虞，後改曰鑿鑿；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又引：“晉張華表曰：‘魏上詔食舉詩，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

據上二事，西漢末年，雖思復古，然不制定雅樂，終不能改變楚聲與新聲；東漢末年，雖已制定雅樂，惟至歌唱之時，仍用左延年等鄭聲改定。（當時凡非雅樂，即楚聲新聲，亦名鄭聲。漢書禮樂志稱掖庭材人上林樂府之聲調，都爲鄭聲，可以證明此言之不誤）故張華等論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由此觀之，此等復古運動，終究歸于失敗！試觀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采之郊廟歌辭十二卷，（安世房中歌與郊祀歌都包括在內）大概都衍楚聲，所采鼓吹曲五卷，橫吹曲五卷，大概都衍新聲。此尙是朝

一六，宋書樂志卷九，第二葉。

一七，宋書樂志卷九，第九葉。

一八，漢書卷二二，第八葉。

廷所用之樂歌(其中亦有非朝廷所用者,大都出於後人摹倣)! 若民間流行之樂歌,亦不外乎楚聲新聲二種,載在樂府詩集中甚多,例不勝舉。余所以斤斤辨明漢三大樂歌之聲調者,良以明乎此,則兩漢一切樂府詩之聲調,都可迎刃而解也。